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上 册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

钟 槐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4年·北京

Richard Greenfield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Published by Pall Mall Press
London

内 部 读 物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上、中、下册)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

钟 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08 毫米 1/32 31¹⁵/₁₆ 印张 3 插页 450 千字

1974 年 4 月第 1 版 197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17 定价: 3.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部埃塞俄比亚政治通史。作者理查德·格林菲尔德，曾在埃塞俄比亚工作过四年。

本书从远古时期一直写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书共分五篇，着重叙述了十九世纪埃塞俄比亚实现统一和维护独立的斗争，二十世纪初以来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统治，1936—1941年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抗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民族独立斗争，以及1960年军事政变的由来和经过。

作者站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同情和支持埃塞俄比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战争是肯定的，对于埃塞俄比亚内部社会的封建专制统治有所批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经分析了埃塞俄比亚人民抗意战争的主客观条件，指出了坚持游击战争对于恢复埃塞俄比亚独立的重要意义。本书作者在叙述这场战争时，虽然也承

认为游击战争在打败意大利侵略军中的作用，但由于作者的世界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看不到人民群众在抗意斗争中的作用，而把埃塞俄比亚的解放主要归因于英国军队“组织程度更高的战斗行动”，把游击战争的开展归功于上层贵族军官的领导等。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吹捧侵朝战争的埃塞俄比亚帮凶军，在边界问题上影射攻击我国等，对这些反动观点也是应该批判的。

本书对研究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和社会政治提供了较多的材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73.12

《帕尔马非洲丛书》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出版《帕尔马非洲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关于现代非洲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的明确的、权威性的和客观的知识。本丛书将逐个地和分类地探讨非洲各国，并探讨涉及到整个非洲大陆及其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的一般性问题。本丛书由科林·勒古姆担任总编辑。每一本书都由有关问题的公认权威撰写。

本书献给那些埃塞俄比亚人——
我以前的学生和我的朋友
他们引导我喜爱他们的国家

建设新埃塞俄比亚的任务
正迅速地转到他们手中

目 录

前言	8
----------	---

第一篇 埃塞俄比亚的渊源

第一章 远古时期	14
第二章 基督教和神话	44
第三章 差异和斗争	90

第二篇 埃塞俄比亚的新兴

第四章 从混乱中诞生	130
第五章 提格雷和绍阿的对抗	168
第六章 重建帝国	190
第七章 制止瓜分	228

第三篇 塔法里·马康南

第八章 绍阿的政变	258
第九章 塔法里公爵上台的道路	291
第十章 激进的家长政治	328

第四篇 对意大利的战争

第十一章	海尔·塞拉西——世界的良心	368
第十二章	失败和出走	391
第十三章	爱国者	442
第十四章	胜利和复国	496

第五篇 革命

第十五章	阴谋的二十年	534
第十六章	三千年	621
第十七章	格马梅·纽威	669
第十八章	发动政变	741
第十九章	门吉斯图·纽威	824
后记		888
附录:		

一. 埃塞俄比亚的历法(摘译)

二. 埃塞俄比亚的爵位和称呼方式

三. 1891 年孟尼利克二世致英、法、德、
意、俄国家首脑的信

四. 统计表

志谢(摘译)

参考书目说明

索引

地图:

1. 东北非高原18
 2. 古代埃塞俄比亚的人种91
 3. 十九世纪末叶列强瓜分非洲对
 埃塞俄比亚的压力228 后
 4. 意大利法西斯对埃塞俄比亚
 的入侵390 后
 5. “意属东非”的崩溃497
 6. 同厄立特里亚重新统一后
 的埃塞俄比亚620 后
- 图表: 自称有所罗门血统的一些家族255

埃塞俄比亚人四面八方都为异教的敌人所包围。他们沉睡了将近一千年，忘记了世界，世界也忘记了他们。

——吉本：《罗马帝国的衰落和覆灭》，
第47章，1788年伦敦出版

埃塞俄比亚人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在这样悠久的历史中，农业、商业和工业都没有取得进展。……埃塞俄比亚人民表现了很大的耐心，这种耐心在其他任何民族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希望将会得到改善。然而，任何民族总有一天要根除人民中的愚昧和努力提高生活水平。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正在取得进步，埃塞俄比亚却落在后面，这个事实现在已被认识了。

——引自阿斯法·沃森皇太子宣读的一篇阿姆哈拉文讲演，1960年12月14日亚的斯亚贝巴电台转播

前 言

伊姆拉克说，“伟大的王子，我将讲真话。”

——塞缪尔·约翰逊：《阿比西尼亚
王子拉塞拉斯》，1759 年伦敦出版

……这个帝国在晚近的时代受到了震撼。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也象其他所有的帝国一样经历过革命……。

——杰洛姆·洛博神父：《阿比西尼亚纪游》，1659 年柯因布拉出版
(原著已失传)

1960 年 12 月的一个星期二晚上，正当犹太族的雄狮、上帝的使者、埃塞俄比亚的众王之王海尔·塞拉西一世在巴西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国内的许多重要大臣和显贵人物被捕了。星期三，全世界从收音机听到了惊人的消息：海尔·塞拉西的继承人阿斯法·沃森皇太子已被宣布为

埃塞俄比亚的立宪君主，以思想进步闻名的领导人（皇帝的年迈的表兄弟伊姆鲁亲王一公爵^①和穆卢吉塔·布利少将）被任命为高级官员。海尔·塞拉西折回本国。星期四，和平政变的企图显然已经濒于流产，战斗爆发了。星期五晚上，当皇帝在阿斯马拉着陆的时候，几名重要的大臣和显贵人物被杀害，起义者被击败，革命已经结束。在那个时候，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几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次未遂政变的领导人是美国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季季加地区分督格马梅·纽威和他的哥哥、皇家警卫队司令门吉斯图·纽威准将。他们领导着一小批军官和平民，其中的知名人物是皇帝私人内阁（the Emperor's private cabinet）副主任兼秘密警察首脑沃克内·格贝耶休中校和²指挥警察部队的一名将军。

革命很少是人民的运动，但革命常常是国家历史的里程碑。很少有哪个国家比埃塞俄比亚更

^① 亲王一公爵（Leul-Ras）：海尔·塞拉西一世任摄政以后开始使用亲王一公爵和亲王一侯爵的称号，只有出身皇室或王室的人才能得到这种称号。——译者

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有眼光的埃塞俄比亚人常常谈到和想到 1960 年 12 月的未遂政变。本书将试图说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另外还应该指出一点：在革命者找到进行革命的力量以前和以后，都有可能存在革命形势，而且往往还是确实存在革命形势的。从 1960 年以来，埃塞俄比亚国内肯定存在动荡不安的气氛。据有些人说，领导这次未遂政变的那位将军在 1961 年 3 月 20 日被绞死之前曾经说过，“我去告诉死者，我们播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因循守旧的政权所强加的秘密气氛并不能阻止人们回忆 1960 年 12 月的事件。相反，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埃塞俄比亚其他城市，这种回忆大概已经变成民族的神话。

在埃塞俄比亚漫长的历史上，政变、革命和政治性暗杀连绵不断，但是 1960 年的那次未遂政变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它的领导者不仅要更换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而且要改造整个政府制度和指导思想。可以说，在 1960 年 12 月，非洲的“变革之风”甚至吹到了遥远的埃塞俄比亚高原。

即使研究工作者现在还不能充分估计那次未遂政变的重大历史意义，但是观察家一般不会否

认，它是埃塞俄比亚新政治觉醒的标志。即使它只不过是将为今后的事态发展所遮盖的序幕，但是对于越来越多的了解非洲和世界的埃塞俄比亚人来说，它已经成为他们政治思想上和心理上的里程碑。因此，本书作者把那次未遂政变看作是一个转折点，围绕着它来讨论埃塞俄比亚的复杂的政治和历史。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如果不对这个国家的渊源进行某些探讨，那就根本谈不上理解它的复杂的内部斗争以及有关集团和势力的动机。由于埃塞俄比亚没有象非洲其他地方那样经历过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它的渊源一直要回溯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神话。因此，本书论述的重点必然会不同于本丛书关于其他非洲国家的著作。

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今天很想让外界了解它³的斗争：摆脱特殊形式的非洲封建主义的黑暗时代，提高社会正义的水平和加速经济发展。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认为，非洲大陆的觉醒是世界有史以来最突出的一次复兴，而且这种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力图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这次复兴的一个部分。埃塞俄比亚是非

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承担了义务的部分，尽管埃塞俄比亚老一代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就这个意义来说，虽然 1963 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一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大大提高了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地位，但这次会议在实质上是亚的斯亚贝巴青年知识分子和新思想的胜利。

从保守的老一代人来说，他们也有理由按照他们的方式行动。他们对青年人的误解有时并不多于青年人对他们的误解。应当记住，如果不是因为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二十五年前那样有计划地摧残埃塞俄比亚现代教育的第一批果实，那么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隔阂，可能远不如现在这样深。

少数评论家写过，许多埃塞俄比亚人也在私下说过：鉴于非洲大陆最近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现在特别有必要对非洲东北部荒凉群山中的那个古国的政治，以及它在当代世界的形象，进行同情的、而不是批判的重新研究。作者将本书献给这样的一种重新估价。